

DER GRÜNE



田 德 望 译 文 集

**绿衣亨利** (下)

[瑞士]戈特弗里德·凯勒 著 Gottfried Keller



HEINRICH

ROMAN





田 德 望 译 文 集

# 绿衣亨利 (下)

[瑞士]戈特弗里德·凯勒 著 Gottfried Keller



# 卷 三



## 第一回 劳动和冥想

我一直睡到晌午，睡得很熟，也没有做梦；一觉醒来时，温暖的南风还在刮着，雨还下个不停。从窗口向外一望，只见山谷里的小河上游和下游有几百人在水边劳动，修筑堤坝，因为山里所有的积雪必然融化，眼看要有发大水的危险。小河已经发出响亮的水声，呈现出灰黄的颜色，奔流而来。我们的房子毫无危险，因为它坐落在一条支流旁边，那里筑有堤坝，安全地把水拦住，用来转动水磨。但是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去牧场防汛去了，只有我独自和妇女们一起吃饭。后来，我也出去了，看见男人们在劳动中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如同昨天在娱乐中一样。他们忙着用土、木料和石头培修堤防，站在深得没膝的泥水里干活，有的抡动斧子伐木，有的来回搬运柴捆和檩条，看见这样八个人扛着一棵又长又重的树走来，就会觉得，他们又在列队游行，但和昨天有所不同：没见他们叼着烟斗。我帮不了人们多少忙，倒碍手碍脚，所以我漫步向小河上游走了一段路以后，就从山坡上穿过村子转回来，一路上都看见人们照常进行着各种工作。不在河边劳动的，就到树林里赶快把那里的活做完，还看见一个人在田里那样安详地专心耕地，好像不知道今天是节日后的一天，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发大水的危险似的。唯独我一个人这样漫无目的地闲荡，心里觉得很惭愧，只是为了没事找事，我决定立刻回城。虽然可惜我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做，没人指导和支持的绘画工作，目前又根本不能给我提供一个有魅力的安身立命之所，我甚至觉得这种工作枯燥乏味，毫无意义，但是，下午的时光已经过去大半，我势必要冒雨在泥泞的路上步行到夜里，一种苦行的心情使我认为这样徒步回去是一种善行，便不顾舅父一家人极力劝阻，立刻出发。

途中虽然风雨交加,道路泥泞难行,但我觉得,走这一段相当远的路,如同走在阳光和煦的花园小路上一般;因为我心里思潮起伏,像玩金球似的不住地探索人生之谜,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城里,不禁大吃一惊。我来到我家门前时,发现窗子都黑洞洞的,知道母亲已经睡了;我就随着一位夜晚回家的房客悄悄地进了家门,又悄悄地走进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母亲出乎意料地看见我回来了,一时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我立刻看出我们的房间里发生了小小的变化。靠墙放着一张沙发床,是我母亲从一位熟人那里廉价买来的,这个人因为家里放不下了,才把它卖掉。这张沙发床造得极朴素简单,上面只铺着一领用白色和绿色的麦秆编的席子,却是一件相当漂亮的家具。但上面却放着一大堆书,用一根结实的绳子绕了几遭捆着,大约有五十册,装订形式完全一样,书脊上红色的盾形小框子里印着金字的书名。原来是一套歌德全集,是一个好拿旧书和已经发黄的铜版画引诱我、使我老早就欠他一点债的旧货商人送来的,让我看一下,打算卖给我。几年前,一个来我们房间里修理家具的德国细木匠,在干活的时候偶然说过:“伟大的歌德死了!”这句话至今还经常在我耳边回荡。这位死去的、不相识的诗人体验过几乎一切工作和刺激,把和生活联结起来的各条线都拉到他身边,把线的一端都握在他那只人所看不见的手里。我觉得好像这些线现在统统集中在捆书的绳子打成的那个笨结子上了,就立刻抓住结子,赶忙动手去解,最后,结子一开,八十年的生活结出来的黄金的果实,一下子琳琅满目地散落在床上,又从床沿儿落到地板上,我急着忙着把这批财富收集在一起。从这时起,我就寸步不离沙发床,连续阅读了四十天,在这同时,又是一年一度冬去春来;但是洁白的雪花如梦一般从我旁边飘过,我从侧面瞥见晶莹的雪光而毫不理会。我先把那些从印着的名称看得出是戏曲的作品拿过来阅读,然后阅读了不少的诗篇,接着阅读了长篇小说,然后又阅读了《意大利游记》<sup>①</sup>,当这条文艺创作的长河随后流入表现日常生活的勤奋和个

---

① 《意大利游记》(Italienische Reise)作于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一七年。

别的努力的散文式的田地时,我就不再往下读,而又从头开始,在这次阅读中,发现了这些艺术作品的星座的美妙位置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又发现其中还有像《列那狐》<sup>①</sup>和《本维努托·切利尼自传》<sup>②</sup>这样大放异彩的独立明星。我就这样重游了一遍这布满艺术星空的天空,把许多作品又重读了一遍,最后还发现了一颗崭新的明星:《诗与真》<sup>③</sup>。刚读完这部作品,旧货商人就进来了,他问我要不要留下这套全集,因为另外还有一个人想买。在这种情况下,要买下这套珍贵的书,就非得付现金不成,这我目前是办不到的;母亲当然看出我认为这套书是重要的东西,但她想到我躺了四十天,埋头阅读这套书,就犹豫起来,正当她迟疑不决之际,旧货商人又拿起绳子,把书捆在一起,放在背上背起来,告辞而去。

好像一群身上放光、口里唱歌的精灵离开了这个房间似的,这里顿时显得空落落、冷清清的;我一跃而起,向周围一看,要不是听到母亲的编织针发出悦耳的声音,我简直会觉得像在坟墓里一般。我赶忙跑到野外;古老的山城、森林、河流和湖水以及气象万千的群山,都沐浴在三月天的柔和的阳光里,当这一切景物映入我的眼帘时,我感到一种从前没有感到过的纯粹而且持久的喜悦。这是对于过去创造的、现在仍然存在的一切事物所怀的诚挚无私的爱,这种爱尊重每个事物的权利和意义,感觉到宇宙的联系和深邃。这种爱高于为了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把个别事物偷盗出来的那种艺术创作,这种艺术创作结果总产生渺小的、想入非非的作品;它也高于根据个人情绪和浪漫趣味来享受和辨别艺术作品;只有这种爱能给人以均匀、持久的热情。现在我觉得一切事物永远是

- 
- ① 《列那狐》(Reineke Fuchs)是歌德根据中世纪民间创作《列那狐传奇》中的故事写成的叙事诗(1794)。
  - ② 《本维努托·切利尼自传》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金饰匠本维努托·切利尼(Benuto Cellini, 1500—1571)口述给一个少年写下来的自传(Vita),歌德于一七九七年把它译成德文。
  - ③ 《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是歌德写的自传,从一七四九年出生讲起,到一七七五年为止,全书共分四部分,分别于一八一一年、一八一二年、一八一四年、一八三三年出版。

新奇的、美妙的、值得注意的,我开始不仅看到和热爱事物的形式,而且还看到和热爱事物的内容、本质和历史。虽然我并没有立刻用这样一种固定的思想意识来观察一切,但这逐渐产生的思想觉悟的根源,却完全在于那四十天,我之所以得出下述的这些结论,归根结底也靠那四十天的整个印象。

唯有动中之静能使世界存在,能造就真正的人;世界内部是宁静不动的,所以,人要想理解世界,并作为世界的一个能动部分来反映世界,也非宁静不可。宁静吸引生活,躁动排斥生活;上帝岿然不动,所以世界围绕着他旋转。这个道理,对艺术家来说,应该这样运用:不要奔走追求事物,宁可作为感受者和旁观者,听任事物在自己身边通过;因为参加节日游行队伍的人,不能像站在路旁观看的人那样,把游行的场面真切地描写出来。所以,站在路旁观看的人并不是多余的或者闲着没事的,有了观察者,被观察的事物才有它的全部生命,如果他是个正确的观察者的话,那么,他像《麦克白》剧中第八位国王手持那面照得出许多其他国王形象的镜子那样,手持自己的金镜参加游行队伍的时刻,是会到来的。以宁静的感受者的态度观察,也离不开“外在”的行动和努力,正如旁观节日游行的人争得或者保住一个好位置,要费足够的心力一样。这里所谓努力就是怎样保持自由,使我们观察事物的眼睛不被遮蔽起来。

此外,关于什么是有诗意的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也起了变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样养成了这种习惯:把生活和艺术中凡是我认为有用的、好的和美的,都称为有诗意的,甚至我所选的职业的对象——色彩和造型,我都不用有画意,而总用有诗意来形容,对于人间一切使我感到鼓舞的事件,也都是如此。我相信,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使各种事物有诗意,或者说使这些事物的存在值得反映的,是同一法则;但是,关于许多我迄今称为有诗意的事物,现在我认识到,其中凡是不可理解的和不可能的,离奇的和夸大的,都不是有诗意的,还认识到,正如在上述的场合动中之静是必要的一样,为了创作出有诗意的,也就是说有生命的和合乎情理的作品,文采和形象当中就需要有朴素、真挚的内容,一言以



蔽之,不可以把所谓艺术无目的论和艺术无根据论混为一谈。这实在是个老问题,因为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关于散文、政治的修辞学方面的具体论断,同时,对诗人来说,也是最好的指针。

因为,我认为一切方向正确的努力,目的都是把表面上互相分离的、互不相同的事物概括起来,归结、统一到唯一的生活根源上去,在这种努力中把必然的、单纯的事物的全部本质有力地、丰富地表现出来,就是艺术,所以艺术家和普通人的差别,只在于艺术家能立刻看到本质的事物,并且丰富地把它表现出来,普通人则得从作品中重新认识本质的事物,并且对它感到惊奇,所以一切需要有特殊的趣味或者技巧上的训练才能理解他们的作品的艺术家,也都不是艺术大师。

我自己的艺术的对象既不是人的语言,也不是人的形象,我能在这个最平凡的领域里,在人类活动的大地上立足,可以说在诗的世界中至少能做一名打扫地毯的清洁工,我只感到幸福和满足。歌德关于风景问题实在谈得很多,而且字里行间洋溢着热爱,我相信,通过这个桥梁,我可以和他的世界有几分联系,这绝不能说是大言不惭。

我打算开始真正以热爱和注意的态度对待要画的景物,完全照自然写生,不画多余的或者无意义的东西,画每一笔都要胸有成竹。我脑海中已经有一大批作品历历在目,这些想象中的作品看来都是美的、有价值的、内容丰富的,画面布满了柔和的和遒劲的线条,其中没有一条是毫无意义的。我在野外坐下来,开始画这批优秀的作品中的第一张;结果,我却发现,必须以自己最近的水平为起点继续前进,想突然创作出崭新的作品,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非得先看到崭新的范本不成。由于手边连一幅绘画大师的作品都没有,我的铅笔一接触画纸,想象中浮现着的瑰丽的画面就立刻烟消云散,我力图摆脱自己所鄙视的旧画法,结果,画出来的却是一幅拙劣不堪的作品,现在甚至把旧画法也破坏了。我脑海中总浮现着一幅适合要求的优秀作品,但我的手却画不出来,为此连续苦恼了几天。我心里惶恐起来,寻思如果画不成功的话,现在就

非立刻死了学画的心不可，一面自思自叹，一面祈祷上帝帮助我摆脱困境。我还是用和十年前一样的孩子话祷告着，并且总重复同样的话，在喃喃祷告时，连我自己也觉察出这种情形来了。我心里思量着这一点，不觉停止了匆忙的工作，凝视着画纸，沉浸在冥想中。

## 第二回

### 一个奇迹和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

我膝盖上的白纸一直被阳光照着，忽然上面出现了一片影子，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只见背后站着一个人仪表堂堂、服装奇异的男子，纸上的影子原来是他的身影。他身材细长，面部表情含蓄、严肃，鼻梁弯度很大，嘴上留着细心捻过的小胡子，身穿质地很精美的内衣。

他用标准德语向我说：“可以看一看您的作品吗？年轻人！”我脸上带着半喜半窘的表情把我的素描拿给他看，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然后问我，纸夹子里还有没有别的作品，想不想做真正的艺术家。我出去写生时，确实每次都随身带着最近完成的一些作品，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为的是遇到一天毫无收获的情况，总不至于空着手回来。现在听到他这样问，我就一面把作品一件一件地拿出来，一面热心地、坦白地把自己学画的经过讲给他听，因为从这个陌生人看画的方式，我立刻看得出来，即使他自己不是艺术家，也是懂得艺术的人。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指出了我的主要缺点，把我正画的那张习作和自然景物相比较，对照自然本身说明重点在什么地方，教给我怎样看到重点。我感到十分幸福，接着，他就把我的画纸上的几组簇叶和实物对照，说明明暗和造型问题，然后在纸边上以艺术大师的手法寥寥几笔毫不费力画出我煞费苦心也画不出来的东西，在这同时，我正像高高兴兴地准备接受人家的恩惠的人一样，一直在安安静静地注意看、注意听着。

他在我旁边待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向我说：“您刚才提到过精明强干的哈伯萨特；您知道，十七年前，我也是他那可恶的修道院画室里的打杂儿的吗？不过，我及时从那里逃出来啦，后来一直

在意大利和法国。我是风景画家,姓罗莫尔,打算在故乡待一段时间。要是能对您学画有所帮助的话,我是乐意效劳的;我家里有不少的作品,请您来我家看一下,如果您同意的话,您就马上和我一起回家吧!”

我赶忙把画具收起来,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和强烈的自豪感,和此人同行。我常常听到人们讲他,因为,他是修道院画室的伟大传说之一,哈伯特师傅一听见人们说自己旧日的学生罗莫尔是罗马有名的水彩画家,他的作品专卖给王侯和英国人,就扬扬得意起来。我们还在野外行走时,一路上罗莫尔都把大自然中各种优美的景物指给我看。我热情洋溢地向他的手轻轻指示的方向注意观看;虽然我刚才还相信自己能看见什么,现在我发现,实在什么都还没有看见,不禁为此感到惊诧;我更惊讶的是:现在发现,有重要意义的和能起教育作用的东西,大部分都在自己以前忽略过去的或者不大注意的现象中。但我高兴的是:我的同行者随时讲出来的道理,我都大致能够听懂,听了他的说明以后,能够看出一棵树的浓重而清晰的阴影,柔和的色调或者优美的枝杈。我才和他散过几次步,就很快地养成了一种习惯:不再把全部自然风景看成浑然一体,而只看成一批已经画成的画和习作,这只有从正确的观点观察才看得出来,我还养成了使用绘画术语评论自然风景的习惯。

他租了一所美观的住宅中的几个漂亮房间作为住所,我们来到那儿以后,罗莫尔立刻把自己的几个画夹子放在沙发前的一把椅子上,让我和他并肩坐在沙发上,先打开最大幅的、最有价值的习作夹子,顺序把一幅一幅的习作翻开,靠在椅子上给我看。这些习作都是在意大利画的,题材范围广泛,都用水彩颜料画在粗糙的厚纸上,但都是以一种对我来说崭新的画法,以我未曾见过的大胆泼辣、精彩神妙的表达手段画出来的,因而既显得明快、有力,而又设色鲜艳、气韵生动,尤其是每一笔都证明,这些习作都是对着活生生的大自然写生的作品。我不知道,我该对精妙清新的画法,还

是该对画中的景物更为欣赏,因为从罗马别墅里的亭亭玉立的黑糊糊的柏树林,从秀丽的萨宾山脉<sup>①</sup>,直到佩斯图姆<sup>②</sup>的废墟、风光明媚的那不勒斯湾,以及用神来之笔的、诗意盎然的线条画出来的西西里岛的海岸,一幅一幅的画相继展现在我眼前,画面都显示着写生的季节、地点和阳光的特征。美丽的修道院和城堡受南欧的阳光照射,在美丽的山坡上反光,天空和海呈现碧蓝的颜色或明亮的银色,都十分宁静,具有古典的朴素而又非常完美的形态的绚丽、高贵的植物,倒映在海中。每逢罗莫尔说出画中景物的名称,谈起景物的性质和状态时,意大利文名字便像歌声一般,琅琅地在我耳边回荡。有时,我的目光掠过画面,环顾室内,看见这儿一顶那不勒斯渔民戴的红帽子,那儿一把罗马制造的小刀子,一串珊瑚项链,或者一根银簪。然后,我又怀着衷心的好感,注意观察我的新保护人的面孔、他的白背心、他的衬衫袖口,直到他动手要把画翻过去时,我的目光才飞快地回到画上,想在下一幅出现以前,再匆忙地看它一眼。

看完这一画夹子作品以后,罗莫尔还让我浏览了一下另外几个画夹子里的画,有一个里面是许多着色的细部画,另一个里面是无数的铅笔画,第三个里面完全是取材于海以及航业和渔业方面的作品,最后,第四个里面的作品画的是各种稀有的和色彩神奇的景物,如碧水洞<sup>③</sup>、光怪陆离的云形、维苏威火山喷发、灼热的熔岩流等。紧接着,他还带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看他现在的作品——画架子上一幅较大的画,画的是埃斯泰别墅<sup>④</sup>的花园。黑糊糊的巨大的柏树耸立在临风摇曳的葡萄和月桂树丛里,大理石喷泉和

---

① 萨宾山脉(Sabiner Gebirge),意大利半岛中部的山脉,在罗马东北。

② 佩斯图姆(Pestum),意大利半岛南部萨勒诺湾海滨的古城,是古希腊移民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修建的,还残留着一部分古希腊建筑。

③ 碧水洞(grotta azzurra)在意大利半岛南部那不勒斯湾的卡波里(Capri)岛。

④ 埃斯泰(Villa d'Este)在罗马东北的蒂沃里(Tivoli)镇,是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德·埃斯泰(Ippolito d'Este)的别墅,建于十六世纪,是著名的文艺复兴式别墅。

上面开着花的栏杆中间,有一个人物独自凭栏而立,是诗人阿利奥斯托<sup>①</sup>,他身穿黑色的骑士服,腰间佩着宝剑。画的中景展现着蒂沃里的房屋和树木在烟霭笼罩下的景色,上面伸展着夕照染红的寥廓的天空,圣彼得教堂<sup>②</sup>的圆顶,在寥廓的天空的映衬下,出现在地平线上。

“今天就此结束!”罗莫尔说,“您就常到我这儿来吧,如果您高兴每天来,就每天来吧;来时,要把您的作品带来给我看,也许我能借给您一些画带回去临摹,为的让您学会一种更简便、更切合实用的技法!”

我怀着万分感激和尊敬的心情告辞回家,一路上与其说是走,毋宁说是连蹦带跳地跑回去的。一到家,我就口若悬河地向母亲叙说起这一次幸运的奇遇来,不免使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溢美之词来形容这位陌生的绅士和艺术家;我高兴自己终于能给她举出一个获得辉煌成就的例子,作为她为我自己的前途担忧的一种安慰,尤其是因为罗莫尔也同样是从小哈伯特先生的简陋的画室出来的。但是,这种成就需要在遥远的外国度过十七年的岁月,才能取得,对于这一点我母亲就很不以为然;她还认为,这位陌生人这样孤独地如同外乡人一般返回自己的故乡,谁都不认识他,他的境况是不是真好,还根本不能断定。然而我却有另一种秘密的征兆,表明我所怀的希望是对的,这就是:我刚祈祷过以后,罗莫尔就忽然出现了,因为我虽然有反抗教会的叛逆思想,但一遇到自身祸福攸关的场合,还依然是个完全相信神秘奇迹的人。

关于这一点我并没有对母亲说过;一来因为我们母子之间向来不好谈这类问题,二来因为母亲虽然坚信上帝的帮助,但我如果以这样奇怪的、戏剧性的事件自夸,她就一定很不高兴。只要上帝不让我们没有饭吃,在大苦大难、生死攸关的时刻,肯发慈悲给以救助,她就心满意足;假如我真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大概还会用

---

①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

② 圣彼得大教堂,罗马著名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在梵蒂冈城。

相当尖锐的讽刺口吻教训我一顿呢。正因为这样,我就由不得更细细地琢磨起这件事来,琢磨了整整一晚上,老实说,我自己也未尝不感觉有些可疑。我不由得想象,好像什么地方有一条长线,一听到我祷告,那个陌生人罗莫尔就顺着这条长线到这里来了;和这种滑稽可笑的想象相比,认为罗莫尔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这种想法却更和我的心情格格不入,因为现在我觉得,罗莫尔不在这里出现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从那时起,每逢遇到这种好运时,或者与此相反的情形,也就是说,每逢发生那种我总由不得认为是对自己意识到的、先前所犯的过错的一种惩罚的不愉快事件时,我都惯于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并且为此感谢上帝,而并不穿凿附会地妄自以为它是直接为我和特别为我而发生的。但是,我一遇到毫无办法的时候,就又不由得力图通过祈祷求得这种救助,从自己的过错中寻找受命运谴责的原因,并且改过自新。

我心急如焚地等了一天,第二天,我就把我直到那时为止所有的作品都带着,去罗莫尔家。他亲切殷勤地接待我,怀着很大的兴趣注意观看我的作品。在观看的同时,不断给我提出很好的意见,我们看完作品以后,他对我说,首先得放弃处理材料的拙笨的旧技法,因为用这种技法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我应该先用软铅笔勤练习写生,在家里画的时候,应该开始练习他的画法,他乐意在这方面帮助我。他还从画夹子里给我找出几幅简单的铅笔和水彩习作,让我试着临摹,我听了他这番话以后,正要告辞,他马上说:“喂!您就在这儿再待一个来小时吧,反正上午您也做不了什么啦;您看着我画一会儿,咱们稍微谈一谈!”我欣然从命,注意听他说明他的画法,第一次看到艺术家作画的朴素、自由、准确的笔法。我获得了新的启示,每逢回忆自己照过去的画法作画的情景时,就觉得,好像一直到今天为止我都只不过是做织袜子一类的机械性工作而已。

我把罗莫尔借给我的画迅速临摹下来,临摹时,怀着初次上阵的兴味,获得了相应的成功,我拿去给他看时,他说:“临摹得真好!好极了!”因为那天天气非常好,他约我同去散步,路上把我在他家里已经领会的道理和活生生的大自然联系起来讲给我听,

有时还以知己的态度和我谈论其他的问题,关于人以及社会上出现的情况,一会儿用尖锐批评的话,一会儿用开玩笑的话来谈,所以,我就同时得到了一位可以信赖的老师 and 一位很有风趣的、和蔼可亲的朋友。

不久,我就觉得需要经常在他身边,因此便利用我可以随时去访问他的自由,越来越频繁地到他家去,有一天,他详细地而且已经稍微严格地审查了我的一件作品之后,对我说:“您最好是再有一段时间完全接受一位老师指导;我也很高兴、很乐意为您效劳。但可惜我的境况使我不能完全不要报酬,除非您认为,非得无报酬不可;所以,请您和您母亲商量一下,她肯不肯每月出一点学费。我无论如何要在这里待一些时候,希望半年就可以使您学到相当的程度,以后出去游学时就会有更好的基础,自己也就能有一些收入。您可以每天早晨八点钟来,在我这儿画一整天。”

我觉得他这话正中下怀,就急忙跑回家去,把这个建议悄悄地告诉母亲,但她并不像我那样心急,因为这是要出一大笔钱的问题,而且我自己也认为付给哈伯萨特的钱一部分算是白糟蹋了,所以她先到那位从前已经访问过一次的显要人士那里,请求他出主意,因为她寻思,这位先生一定知道,罗莫尔是不是像我热心吹嘘的那样,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的艺术家。但这位先生却耸了耸肩,虽然承认罗莫尔是个有才能的艺术家,在国外是有名气的,关于他的品性如何,却含糊其辞,据说名声并不太好,却又讲不出详细情形如何,最后说,我们要当心。无论如何,要求的报酬数目太大了,我们这个城市并不是罗马或者巴黎,他还认为,倒不如把钱省下来做旅费,早点出去游学,那时,我就能亲自阅历并且获得罗莫尔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了。

游学这个词现在已经屡次在话里出现,足以促使母亲下决心把每一个芬尼<sup>①</sup>都储存起来给我做旅费。因此, she 就把那位显要人士不大赞成我跟罗莫尔学画的意见告诉了我,并没有太强调有关罗莫尔的品格方面的话,对这些话我当然也愤然加以否定;原

---

① 芬尼,德国辅币单位,一马克的百分之一。



来,我由于从罗莫尔所说的一些谜语般的话里听得出来,他和社会上的人关系不大好,受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因而我对于有关他的品格方面的风言风语已经有了予以回击的思想准备。不仅如此,我们二人之间已经在批评社会这一点上产生一种特有的共同语言,这是由于我抱着尊敬和同情的态度听他倾诉心中的不平,回答时,表示出好像我自己已经有过极痛苦的经历,或者至少将来也会遇到这样不愉快的事情,但我要严阵以待,届时予以迎头痛击,为我自己同时也为他报仇。罗莫尔听了这番话以后,就纠正我的想法,提醒我说,我对人的了解肯定不会比他深,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很对,还做出一本正经的表情请教他,我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好,其实我对于他所讲的问题根本不得要领,也不明白他那些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很快地下定决心跟他学画,对母亲说,想用从前被我偷着拿过一部分后储蓄匣子里还剩下的钱做这次学画用。母亲没有表示反对;于是我把大金质奖章和剩下的几个都卡特金币取出来,都拿给一个金匠,他折合成银币付给我,我把钱送到罗莫尔那里,对他说,我拿得出来就是这些,希望他至少能教我四个月。他亲切地对我说,根本不必算得这样清楚!既然我这方面就自己能力所及,做到了一个学美术的学生应该做的事,他也不肯落后,在这里待多久,就要尽心竭力帮助我多久,要我干脆明天就来开始跟他学。

于是我心满意足地在他家里跟他学起画来。第一天和第二天学习还相当轻松愉快;但第三天罗莫尔就已经开始唱起另一种调子,忽然变得非常爱批评人,而且态度严厉,毫不留情地贬低我的作品,证明我不但还什么都不会,而且懒散,不用心学习。我觉得奇怪极了;于是我稍微专心地画起来,但并没有得到什么好评;恰恰相反,罗莫尔的指摘却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尖刻,措辞毫不顾情面。于是我更认真地专心去画,他的指摘也更严肃认真,简直令人感动,最后使得我完全怀着悔悟和谦卑的心情画起来,画每个线条时,都仔细考虑应该画在什么地方,有时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把它画下来,有时略微斟酌一下,就像掷骰子撞运气似的,一挥而就,最后,就努力按照罗莫尔的要求画起来了。结果,终于摸到了某一条